

1984—2013
《当代作家评论》
30年文选

林建法◎主编

诗人
讲坛



NLIC2970940431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2013
《当代作家评论》
30年文选

诗人讲坛

林建法◎主编



NLIC2970940431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林建法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人讲坛 / 林建法主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1

(《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

ISBN 978-7-205-07723-5

I. ①诗… II. ①林…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0317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32

字 数: 564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周 健

书 号: ISBN 978-7-205-07723-5

定 价: 60.00元

序言

林建法

《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前夕，几位朋友相约在常熟举办了一场座谈会，其中有的朋友几乎是给《当代作家评论》写了三十年的稿子。在这之前，我对是否办这样的活动颇为踌躇。我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几乎都是以杂志为平台研究别人，现在突然由别人来讨论我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感觉不适应。但转念之间，又觉得《当代作家评论》并非我个人的事业，换一个位置聆听朋友们的教诲，于我于杂志都大有裨益。出席座谈会的朋友有批评家、作家，再加上我这个编辑，形成了一个关于文学与批评杂志的对话空间。如果忽略那些对于杂志和我的溢美之词，朋友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其实并不局限于《当代作家评论》，涉及到批评与创作、杂志与作品的经典化等诸多问题，这本杂志以及我本人只是近三十年文学生产中的一个环节或者个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记。在文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当代作家评论》在辽宁创刊。其时，我在福建编辑另一本评论杂志《当代文艺探索》。两年以后，我从南方的福州到北方的沈阳，成为《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在这个编辑部度过了我的青年、中年时期，又在退休后延聘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最好的时光都是在杂志社度过的。尽管这么多年来有这样那样的艰辛和困难，但比起这本杂志的价值，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这个编辑部也曾经有这样那样的故事，而我则把自己的所有都编辑在这本杂志的字里行间。我在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杂志副主编，二〇〇一年担任主编，协助其他主编或独立主编杂志。在《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时，我想起为这本杂志作过贡献的历任主编

思基、陈言、张松魁、晓凡和陈巨昌几位先生，特别缅怀在晚年仍然关心杂志的陈言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呵护这本杂志，在我和我前辈们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办刊的思路并不完全一致。

从九十年代开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和文学的语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是文学不再处于中心位置，也即所谓的边缘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消失甚至死亡，恰恰相反，文学一直以自身的方式生长，优秀的作品始终是一本批评杂志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语境中，如何以新的办刊方式应对新的文化秩序，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另一个变化是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任何一家杂志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我不能说自己没有困惑和犹豫，特别是在受到一些人人为的干扰时；但是，我觉得我和杂志的同仁方寸未乱。无论人事、语境等有了怎样的变化，文学、文学批评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批评杂志，其意义就在于超越现实的困扰，坚持文学的理想，严格批评的尺度，坚守敬畏文字的立场。这几个方面把持住了，杂志就不会随波逐流。可以说，正是在应对新的危机中，《当代作家评论》完成了历史转型，既传承了曾经的特点，但更多地呈现了新的风貌，而我个人的办刊风格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成熟。就像有许多人肯定我一样，不可避免地有另外一些人不同意我的办刊风格，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一份杂志不可能不留下主编的个人印记，重要的是它留下了几代人观察和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痕迹。

在这次座谈会上，王尧兄建议我编辑一套《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以学术的方式纪念曾经的岁月。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从二〇一二年九月，我便着手这一工作，几乎重读了三十年的《当代作家评论》。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套文选有十种：《百年中国文学纪事》，收录的论文侧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包括文学史著作的撰写等问题；《三十年三十部长篇》收录了关于三十部长篇小说的文论，以及讨论“茅盾文学奖”的文章；《小说家讲坛》以小说家在苏州大学的讲演为主，还收录了部分小说家的讲演或文论；《诗人讲坛》收录了关于诗歌研究的论文，诗歌研究是本刊近几年来重点编发的内容，试图改变目前以小说研究为中心的状况；《想象中国的方法》是关于作家、学者的谈话录，从中可以管窥作家、学者或批评家用写作想象中国的方法；《讲故事的人》是关于莫言研究的专辑，《当代作家评论》自创刊以来发表研究莫言的论文一百余篇，这本书收录了小部分相关论文；《信仰是面不倒的旗》是研究贾平凹、张炜、张承志、韩少功、李

锐、尤凤伟、王安忆、铁凝、范小青、阿城、刘恒、叶兆言、刘震云、王朔和史铁生的合集；《先锋的皈依》和前两卷一样，同样是收录了反映《当代作家评论》主要特征之一的作家论，涉及到的作家有阎连科、余华、格非、阿来、残雪、林白、陈染、李洱、毕飞宇、孙甘露、北村、吕新、艾伟、劳马、马原、刁斗和王小波；重视辽宁和东北作家研究也是本刊的特色和使命，《新生活从这里开始》大致反映了当代辽宁作家的研究状况；《华语文学印象》侧重收录了研究港澳台作家及海外华人作家的论文。

所谓“挂一漏万”的说辞同样适合这套书。尽管有十卷的篇幅，但相对三十年《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论文，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我以分类的方式来编选论文，难免疏漏掉一些无法归类的论文。因此，这十本书虽然大致反映了《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的面貌，但研究者不必受此限制。

在文选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江同志。张江同志对处于困难中的《当代作家评论》如何办刊给予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并且给予了经费支持。张江同志爱文学、懂文学、重批评，给我和国内的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要向出版文选的辽宁人民出版社、协助我编选的李桂玲以及关心文选出版的朋友致谢。



| | |
|------------------------------|-------------|
| 序 言 | 林建法 / 001 |
| 忆冯至吾师 | 郑 敏 / 001 |
| ——重读《十四行集》 | |
| 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 | 张新颖 / 011 |
| ——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 | |
| 郑敏：攀登不息的诗人 | 孙玉石 / 028 |
| 新中国的穆旦 | 宋炳辉 / 041 |
| 严酷年代的精神证词 | 何言宏 / 054 |
| ——“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 | |
| 曾卓的潜在写作：一九五五~一九七六 | 何向阳 / 067 |
| 聂绀弩在诗中隐现 | 王观众 / 099 |
| 如水的旅程 | 刘志荣 / 108 |
| ——论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六年唐湜的“潜在写作” | |
| 人格的界碑：北岛的位置 | 丁宗皓 / 125 |
| 北岛，或关于一代人的“成长小说” | 张 阒 / 137 |
| 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 | 唐晓渡 / 157 |

- 论顾城的幻型世界 陈仲义 / 179
- 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 张清华 / 189
- 食指论
- 中国第一根火柴 徐敬亚 / 205
- 纪念民间刊物《今天》杂志创刊三十年
- 谢冕：一代人的缩影 管卫中 / 211
- 兼论新时期诗歌流向
- 智者的理论 谢十架 / 220
- 孙绍振的思想风度
- 在历史机遇的中心和边缘 孙绍振 / 237
- 舒婷的诗和散文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 今天的诗意 王小妮 / 245
- 在渤海大学“诗人讲坛”上的讲演
- 飞翔在“日常生活”和“自己的心情”之间 罗振亚 / 251
- 论王小妮的个人化诗歌创作
- 诗人离现实有多远？ 翟永明 / 265
- 谁是翟永明？ 唐晓渡 / 276
- “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 吴晓东 / 291
- 向诗歌的纯粹理想致敬！ 周伦佑 / 319
- 论周伦佑 林贤治 / 326
- 道成肉身 于 坚 / 338
- 最近十年的一点思考
- 有诗如巫 傅元峰 / 352
- 于坚诗歌片论
- 诗歌写作，如何接近心灵和现实 欧阳江河 / 364
- 亡灵的声音与晚期的界限 何同彬 / 376
- 欧阳江河浅议
- 现代汉诗的现代性、民族性和语言问题 柏 桦 / 387

| | |
|-----------------------|-----------|
| 柏桦：笺注自己诗作的那个诗人 | 李振声 / 402 |
| 多多诗歌的音乐结构 | 李章斌 / 416 |
| 传统在此时此刻 | 西 川 / 431 |
| 小海的诗学 | 王 尧 / 444 |
| “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 | 陈 超 / 449 |
| ——从雷平阳的诗说开去 | |
| 乡愁：一种生态主义的焦虑 | 汪剑钊 / 466 |
| ——关于田原的诗之独白与潜对话 | |
| 精灵的名字 | 宋 琳 / 483 |
| ——论张枣 | |

忆冯至吾师

——重读《十四行集》

郑敏

近读姚可昆先生的《我与冯至》，深为感动，其中关于年青时期及在德求学时的冯至是我所不知道的，读后，对于自己在昆明读书时的冯至有了更深的了解。那时冯先生才步入中年，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穿着长衫和用一支手杖，走起来确是一位年青的教授，但他在课堂上言谈的真挚诚恳却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但冯先生是很少闲谈的，虽然总是笑容可掬，因此没有和学生闲聊的习惯。不过联大的铁皮课室和教授学生杂居在这西南小城里的处境，和“跑警报”的日常活动也使得师生在课外相遇的机会加多。在知识传播和教学方面存在课内和课外两个大学。我就曾在某晚去冯至先生在钱局街的寓所，直坐到很晚，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姚可昆先生、冯至先生和我坐在一方桌前，姚先生在一盏油灯下不停地织毛衣，时不时请冯先生套头试穿，冯先生略显犹豫，但总是很认真地“遵命”了。至于汪曾祺与沈从文先生的过往想必就更亲密了。生活使得师生之间关系比平时要亲近得多。当时青老间的师生关系无形中带上不少亲情的色彩，我还曾携小冯姚平去某树林散步，拾落在林里的鸟羽。但由于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超越气质对我的潜移默化却是不可估量的，几乎是我的《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的基调，当时我们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与《浮士德》为主，此外自己大量地阅读了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意识流小说，哲学方面受益最多的是冯友兰先生、汤用彤、郑昕诸师。

这些都使我追随冯至先生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这是我和其他九叶诗人很大的不同起点。在我大学三年时，某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铸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当然，这里我还必须提到另一位是我们四十年代那批青年诗人必须感激良深的中国了不起的作家和出版编辑大人物，那就是巴金先生，若不是他对于年青诗人的关爱，我和好几位其他所谓“九叶”诗人的诗就可能留下痕迹，今天中国诗史上也就不会有“九叶诗派”一说了。巴金先生身为伟大的作家，却亲自编选了我的诗集《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而且那是一本字迹多么凌乱的诗稿！巴金先生对年青诗人的支持和关怀，情谊如海，而我始终没有能向他老人家道一声真诚的谢谢，常为此感到内疚。

冯至先生在昆明时，据姚可昆先生在《我与冯至》中所记载，生活十分拮据清苦，但却写下了《十四行集》这样中国新诗里程碑式的巨著，虽说全集只有十四行诗二十七首，但却融会了先生全部的人文思想，这种很有特色的人文思想，在意蕴上是通过痛苦看到崇高和希望。在十四行第二十三首，先生描写了新生的小狗如何穿过阴雨获得光明：

接连落了半月的雨

你们自从降生以来

就只知道潮湿阴郁

一天雨云忽然散开

太阳光照满了墙壁

我看见你们的母亲

把你们衔到阳光里

让你们用你们全身

第一次领受光和暖
 等到太阳落后，它又
 街你们回去。你们没有

记忆，但这一幕经验
 会融入将来的吠声
 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

全诗在前十行朴实的叙述后，忽然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带来了像定音鼓的有力的结尾。谁是“母亲”？这是人们会在朦胧中感受到而又不敢言传的诗之关键，而在黑暗中“吠出光明”却是一个既现实又永恒的主题，不但四十年代如此，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会面临这种挑战。

可以说，耐心的读者在这二十七首十四行诗中处处都会找到上述这类现实而又永恒的智慧，它们会突然从冯至式的质朴的语言中破土而出，直逼读者的心灵之感，使你不得不停下来思索，这才是“沉思”的诗的本质，沉着而玄远，近在每个人生活的身边，远在冥冥宇宙之中。但是在这个有崇尚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强烈倾向的国家，百年来受颂扬的诗家多是以气势为长，或者以辞藻取胜，对冯至先生这种充满内在智慧，外观朴实的诗有所忽视。世间是浮躁喧嚣的，闪光刺目者在短时间内总是首先吸引镜头，这是常情，不足为怪。自从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古典诗词的冷落，造成以“洋”为范，古典诗词中深沉、玄远的境界为一般诗歌读者所忽略。而冯至先生的十四行诗的基调恰是我国古典诗词中超越凡俗，天地人共存于宇宙中的情怀，虽非浩然荡然，却有一种隽永的气质。这与冯先生对杜甫诗的体会和对歌德、里尔克的欣赏很有关系。在《我与冯至》中姚先生写道：“冯至青年时对于杜甫只知道他是伟大的诗人，但好像与他无缘，他‘敬而远之’。在战争期间，身受颠沛流离之苦，亲眼看见‘丧乱死多门’，才感到杜甫诗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越读越感到亲切，再也不‘敬而远之’，转而‘近而敬之’了。”这段话说明冯至先生对于诗的要求非但重艺术，更重心灵和境界，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诗里深深地融会了杜甫的情、歌德的智和里尔克的“玄”。这自然与诗人本身的学养、经历有关，说到底诗品与人品之间，在追求智、情、美

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歌以它神奇的力量抵制和暴露虚伪和造作，诗无邪，是诗的本质，并非诗一定都是美和善的，但它拥有一种揭露强加于它的任何虚伪、造作和邪气的本能。“真诚”是冯至先生《十四行集》的一个重要特点，没有丝毫诗人容易有的张扬，夸大，狂傲。

中国新诗从古典的格律走出后，面临一次剧烈挑战的并非内容，而是寻找那新的内容所必需的新的形式。自由诗是一种最高的不自由，而不是廉价草率的自由，因为它比格律更不允许露出不自由，是最高的“艺术的不自由”。一些诗人误以为自由诗就是爱怎么写就只管怎么写，“和说话一样就是自由体”，殊不知自由诗一样不可缺少音乐，而音乐总是来自艺术的不自由，惟其它的不自由不允许露出痕迹，也就更高级了。读《十四行集》除了行数和尾韵是有规定之外，汉语，由于其非拼音文字，是无法套用西方十四行关于每行音节的规定的，而汉语本身的音乐是由什么组成的呢？白话诗能和古典格律诗分享的语言音乐，不在话语字数的规定（如七言、五言）而在于词语组的字数的均衡，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或由两组二字组成的四字，或由二字与三字组成的五字。这些词组的均衡、交替、穿插、参差，形成节奏，也即所谓的“顿”。古典诗词五言多是“二、三”（床前·明月光），七言多为“二、二、三”（锦瑟·无端·五十弦），词则常穿插有一、三、六以取得一种参差的节奏感。这些是汉语特色的诗的音乐感，至于抑扬的声调部分则由平仄来管。十四行集的诗行在顿错的节奏感上达到很高级的不自由之自由，以一、二、三、四为词组的基调：

有多少 / 面容 / ， 有多少 / 语声
在我们 / 梦里 / 是这般 / 真切
不管是 / 亲密的 / 还是 / 陌生
是我 / 自己的 / 生命的 / 分裂（第二十）

这里 / 几千 / 年前
处处 / 好像 / 已经
有我们的 / 生命；
我们 / 未降生前

一个歌声 / 已经
 从变幻的 / 天空
 从绿草 / 和青松
 唱我们 / 的命运（第二十四）

这类的词组搭配的例子在《十四行集》中比比皆是。朗读时就会感到一种参差的节奏美，既与古典格律诗的绝对对称整齐不同，但又同出于汉语词组的特色，因此有千万种的相似的音乐美，足为探讨白话新诗音乐美的诗人和读者提供一个范例。有些新诗虽注意到尾韵，或行数、字数的规律，但却忽视了行内、行间的音乐性的呼应对答；冯至先生的诗歌语言融会了白话书面语，古典诗语的某些韵味和汉语特有的以词组（非音节）为节奏性的音乐感，不能不算是新诗诗语方面的创新。他提醒我们新诗诗语是不应当放弃音乐感的。所谓自由诗其实是最难写的，因为它的自由需要更复杂的不着痕迹的音乐性。十四行集舍弃了西方拼音语言的音步规定，而创造了汉语的词的结合与顿的音乐美，能不算作新诗的一个里程碑吗？

前面说过，从内容讲，《十四行集》融会了东西方文化：杜甫的敦厚沉雄，歌德的高瞻远瞩，和里尔克特有的生命哲学的玄远。由于它不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轰动性的浪漫主义诗歌，它的煽动力不是表面的，而更是一个深处沸浆滚滚的火山。它的力量是潜藏的，带有强烈的文化与哲学的韵味，感受到这类诗歌的威力是需要读者方面心理的调整，不能浮躁，在文化素养方面也要求更深厚，因此冯至先生的诗在今天相比之下可算曲高和寡。虽然《十四行集》中有多少关于生命、时代、宇宙丰富的、充满睿智的观察和感慨，却没有获得应有的、足够的注意，仍是一颗深藏的明珠。也许对于今天读者的平均欣赏能力而言，冯至的诗仍是属于明天的吧？

深深的真情是《十四行集》感人至深的特点，无论是情诗还是哲学诗。这种真情绝不是浮泛在水面上的萍叶，但也许是静静卧在湖底如一些色彩斑斓的卵石。从《我与冯至》一书中我们知道冯、姚两位虽是两个在这世界上相遇的个人，却有一种深深相融、分享此生、甚至前生的真挚爱情，这种感情成了他们两人共同的生命感。从十六首到二十一首，二十四首到二十六首，如果允许我解读的话，我认为它们是一种很特殊的“情

诗”。说它“特殊”，因为它没有一般情诗那种溢于言表的浪漫热情，或剪不断理还乱的爱的痛苦，而更像面对生命挑战，紧紧相依相靠的亚当和夏娃之间的深情。第二十一首写的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诗人和他的伴侣相依为命，共同渡过生命的难关：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
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这显然讲的不只是一次自然的暴风雨，而是即将被赶出乐园的亚当和夏娃，在紧紧的拥抱中迎接命运的挑战。颇令人想起弥尔顿的描述和一些西方古典画中的场景。诗人冯至正是这样将普通的世间的感情提到超越的、人类命运与人与宇宙的关系上来感受，大大地加强了所叙述的事物的震撼力。这种很有特色的艺术手法是有它的哲学基础的，这就是万物无不相通共存，万物又存于一，一来自“无”。但是当人将自己的生命看成独立于一切时，他的自我意识使他脱离自然而感到寂寞，因此在这首情诗和一些其他的诗中诗

人常常写到这种生之寂寞：“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和生命的寂寞相反的是人与万物息息相关的“归属感”。第二十首写的正是这种生命互相间的“归属感”：梦里的音容笑貌“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 / 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但这生命又属于大千世界：“我们不知已经有多少回 / 被映在一个辽远的天空， / 给船夫或沙漠里的行人 / 添了些新鲜的梦的养分。”冯至的“沉思”常常是紧紧围绕着个人的生命与大宇宙的关系。因此他经常从身边的喜、怒、哀、乐推向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大宇宙、自然界、天地之间的大空间。这才如前所说从小狗接触阳光的温暖而想到“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表层的阅读常常会忽视这种深埋在普通身边琐事和质朴的语言后的大义。这也是在这匆匆的时代里冯至的诗的深意没有被完全感受到的原因。当人们大量阅读以耸人听闻、强刺激及搞笑类闲话为特点的报刊后，哪有耐心去体会这种拥有超越的智慧的诗作呢？无怪乎在某些所谓的“排行榜”里，冯至和一些严肃的诗人竟被列在一些诗歌偶像的后面，在喧嚣的文坛俱乐部里冯至先生是被无意地遗忘了。在如此缺少好诗的世纪，这实在令人感叹。

从《我与冯至》一书里我们读到在森林里散步是冯先生和他心爱的人共享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德国如此，在昆明也如此。《十四行集》中有不少关于这种心灵的散步的记载。第二十四首是一首极美的爱情诗。“这里几千年前 / 处处好像已经 / 有我们的生命； / 我们未降生前 / 一个歌声已经从变幻的天空，从绿草和青松 / 唱我们的命运。”虽然爱的缘分天长地久，但生活是多磨难的，因此诗人问道：“我们忧患重重， / 这里怎么竟会 / 听到这样歌声？”回答仍是：回到大的宇宙中，小小的生命也自能不断地获得新生的力量。真情就这样在艰难中接受了考验。爱情不总是花前月下，生活的窘困暴力的迫害和摧残是爱情这颗钻石的真正考验。在《我与冯至》一书中作者记录了他们几十年家庭生活所经受的战乱、流离、疾病、人际关系的纷争等等磨难，令人读后对两位学者对创作、教学、科研、翻译的成就惊叹不已，这样执著的追求只有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才做得到。稍有疏忽松懈就会一事无成，其中甘苦何尝为人所知！而这一切又只蕴藏在几十首诗的朴素的诗语的后面，比起那些滔滔不绝的对人民的空虚许诺，世间的事真不可只见其表啊。记得一次在昆明见到姚先生时，向她问候，她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劳燕分飞”，那时她只身在澄江中山大学教书，冯先生则留在昆明联大。对于我们这些

天真的学生，我们只看到老师们一丝不苟的教书，哪里会想到他们下课后的生活的凄苦和烦恼呢。

在《十四行集》中常提到田野上的小径和林间的小路，对于诗人这些小径上布满不可见的行人的足迹，历史就是从这些小径走过来的。在冯至先生的世界里不可见的各种生命的踪迹是非常真实的存在，在一间生疏的房间里度过一个亲密的夜晚对诗人有着一种强烈的和生命的宝贵瞬间相遇的感觉：“我们深深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闭上眼睛吧！让那些亲密的夜 /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最具冯至特点的是诗的结尾：

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
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不经心的读者也许在读完前面的诗行就认为这首诗大致已经完成了。但若只是那样，没有这结尾的三行，这将是一首一般的情诗。“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只是一句含混的比喻，虽然也拓展了些空间，却没有达到特殊的高度；而冯至的最后三行却是全诗的飓风眼，它一下子将人间的爱情与宇宙间永恒的存在——一棵树、一闪湖光——在情人们心灵里的启示衔接起来，使得世俗的爱情获得一种超越的圣洁和高度，在这永恒的存在里“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这就是那人类无法真正掌握的宇宙，情人们在它的面前，既虔诚，又充满礼拜伟大崇尚的造物者的情怀，这使得他们的爱情更深刻更美丽。从十四行诗的艺术形式的要求来讲，那结尾的几行应当使全诗跃入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从诗歌艺术的角度，这首诗在诗艺的掌握上也令人钦佩。

第十九首又是一首了不起的情诗。在读了《我与冯至》后，更能体会到诗中的情怀。中国古典诗词在写别离时对别情离绪的描述可算达到艺术的至境。无论柳永的《雨霖铃》还是像杜甫那样雄浑的诗人也都留下令人无法遗忘的诗句。但从境界来说写恋情思念的古典诗词总无法与“大江东去”或“不尽长江滚滚来”那样诗句在气势、深度、重量上相比。尤其是能将别离看成动力，将两个个人的分离看成两个同等追求事业成就的人必需的代价，更不是男尊女卑的时代所能有的精神境界。在冯至先生与妻子姚可昆